

晉書

二十六

張軌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張軌華子耀靈

靈伯父祚

靈弟玄靚

靚叔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迁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窳之遇泰之觀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給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記瑗陰澹為股肱謀主徵九郡男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執事虞夜觀星象相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耳張涼州德量不恒始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

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歐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无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怒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維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朝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亭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記瑗率眾二万討之先遣稚妻昌令主綱紛撓牧守宜勦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鄉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



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雅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
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害悉以相委如
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勳陰濟等率州軍擊破
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鷓鴣寇賊
消鷓鴣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
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
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
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詔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
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伐軌密使詣京師
請尚書侍郎曹祛為西平太守圖為轉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
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
龕龍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姜
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
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識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梁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
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
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田斂亦
避賢相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與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
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關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
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閣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盡灰實賴明
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
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琚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
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劉陶
守闕者千八刺史之莅百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君軌若早苗
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近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
不宜搔動一方尋以子寔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大府主簿令
狐亞前喻鎮曰舅荷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六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
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

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
誤我也乃委罪功曹曾連而斬之諱是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
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令是
率尹貞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典且率騎八百自姑臧西
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浩亶戰于破羌軌
斬祛及牙門田躡遣治中張閔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貞計盟甲方
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李
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
時除難詣佞誤主傷陷忠貞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祗
太常執虐遺軌書呈京師飢賈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
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大
將軍開府辟口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
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
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王簿馬魴言於軌曰

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
無戰未審何憚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
曰主上溝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
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良士之類龜策克從幽明同款且簡令
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
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
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軌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
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為主執太守趙尋東雁裴苞寔
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
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壽言於軌曰曲
阜周日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
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且從朝旨以副羣心軌不
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

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從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冀叛寔進
平之敗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
幣為化息穀帛量度之耗一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
遂不用錢裂衣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而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
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
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
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大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
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
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恩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
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日表立子寔為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寔字安遜字尚明察敏愛工以秀才為郎中永嘉初固辟驍騎將軍
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
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
寔攝六位改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

三列五十一

四

近甸義兵銳空方里相尋方貢遠珍府无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
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
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
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白皇帝璽羣僚
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表本初擬肘諸君何勿心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
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
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
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
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
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
竊謂宜偃聽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眾共之若恒內斷聖心則羣
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
等賜帛四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
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眾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

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厄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死許爰暨霍景羣臣以宗廟无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北虜仍遭涂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耻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惣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松等雖赴國難殿而无効圍斬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為降虜仰斬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勲降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召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免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是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

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曰寔曰門戶受重因自當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老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由齊撫戎將軍張閔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勿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松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松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由不達於王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乎曰諾乃鼓譟

進戰會張閔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松陳安寇隴
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
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松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
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漪為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
閔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敗帝崩問至素服
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
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
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馮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
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
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大興
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敗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置
署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二千戶俄而保為陳安
所叛氏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
難陳安退保縣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

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為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以其宗室之望
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寶禦之也會保薨其
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
無頭久而乃滅寔甚亞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
燈懸鑄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
下閭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
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
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
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請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
薦為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為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
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
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閭沙及黨與數百人赦
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靈鈞臺

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故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劭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且勞後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異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驥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遂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汜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汜金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肝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數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岌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畏民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

晉列五十六

七

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諷為明公率敝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取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氏羌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玠諫曰伏惟脩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域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當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恒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歆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育育之勇无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遭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纂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諂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

臨終執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隊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哈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善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譙羣寮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豈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表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取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騰聘于劉

晉書列五十六

八

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相貫澤之盟真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迹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二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鵠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閔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眾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方藉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

之且曜与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无匹馬得還宜厲尔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二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龍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馮氏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飢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所望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母

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晉以減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其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且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寮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繼祿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官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那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重華爲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潞埽氛燕趙拯三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

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万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溥於東岷蜀人橋贊密以告溥溥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勦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溥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溥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小任須涼溥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取未雪寡君生之命倒懸故遣溥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溥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无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溥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溥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

人之取解衆庶之倒懸曰吳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万里翬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与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溥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比日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峻制衆咸以為宜衆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无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志也於坐擢為焯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摠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誦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乱所在征伐軍无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其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覩之焉者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万国建无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

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曰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益以五色飾以金玉窮其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日陽青殿以春二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真省內官寺署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為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十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脩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為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今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候和滄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公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遺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荏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

賞扁有功而可罰以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為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傳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万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忝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

秦隴勒旌旣死人懷反正謂李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暴繼凶逆
鷓目有年東西遠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誼向義之徒更
思背誕勢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
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
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非庶離主漸冉經世先
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亦念故日月
告流雖時有向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
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
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鑿征西亮等
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
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
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除寓西平相虓等為縣令永和元年以卅子重
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
舛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
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无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
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

晉列五十六

十二

重華字泰臨駿之弟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
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
境內尊其母嚴氏為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為王太后居永
壽宮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音於石季龍季龍使王
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
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嶺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
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彊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
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乎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言之
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卒將多推循舊未
必妙尺精才也且韓信之卒非舊名也穰苴之任非舊將也呂蒙之進
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卒卒无常人才之所能則授
以大事今強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相逼主簿謝文兼資文

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於凶類重華召
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
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配
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
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
為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為酒泉太守季龍又
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武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
誘死成都尉宋矩謂秋曰評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即矩
終不肯王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
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固有太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
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二
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立秋万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屨衆譽鼓禮神所以
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俄

晉列傳卷十六

十一

而麻秋進攻枹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
張悛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我校尉張璩從之固守
大城秋率衆八方圍漸數重雲梯雷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
之殺傷秋衆已數万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万會之郎坦恨
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澹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脩
張弘辛搃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澹以徇燒
其攻且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死不
捷及登秦隴謂有征无戰豈悟南龍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
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
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具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
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二万進軍臨河秋以三万衆距之艾
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
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
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

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
斬一萬二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為太府左長史進封
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
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他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
距之謝艾固諫以為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其盛漸逼京畿君
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
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筭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艾
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
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為號令今能令
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
討叛虜斯骨具方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
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
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苟當今之任憂率士之塗炭且躬親萬機開延
英入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蹶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

而弥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
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弈之間繾綣左右小臣
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
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
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脩政聽
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史俞
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
隴上為符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符健健遣苻碩禦之戰于龍黎擢
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為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
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
魂取亂侮亡觀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
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征西
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

望百孤憤義傷彈劾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
為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
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亦世忠於晉室而不加鮮卑矣臺加慕容皝
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
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
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
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
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
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
伯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子失問也曰五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
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為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眾南平巴蜀東崑
趙魏脩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
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
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

世

晉列五十六

十五

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倉猝虛竭
金帛之廢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方機章奏謂闕報不終日故能
隆中興之業定万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
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年
二十七在位十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列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
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
稱重華遺令以祚為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
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丞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
靈為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葬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
曰哀公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
公浩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无不
暴乱国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

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
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
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
華裔無主君若僉以九州之望无所依歸神祇嶽瀆罔所憑依逼孤攝
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君幸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
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關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
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為武王祖寔為
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明王立妻辛氏為皇后弟夫
錫為長室王子泰和為太子庭堅為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為涼武侯其
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
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
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鹄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
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万里通虔任
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眾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

晉列五十六

一六

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動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切未見其
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應赴者以陛下為本朝之故今
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推
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吳率眾伐驪軒戎於南山大
敗而還太尉祖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
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
不剋祚益懼大聚眾言東征實欲西保敦煌會溫還而止更遣甘卒
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
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璠時鎮枹罕祚恐其強遣其將
易揣張玲率步騎五千以龍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
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詆言沮眾斬之以徇三軍
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真
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
孚代璠鎮枹罕為璠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璠兵所破揣單騎奔走

灌軍躡之柞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瑾趙長張瑋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為主瑋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瑾弟琚及子嵩募數百人揚言張祚无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劔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子以張瑾為衛將軍領兵万人行大將軍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緄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瑾先欲征緄以兄珪在緄中為疑緄亦以弟在瑾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緄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瑾緄將從之瑾遣弟琚領大衆征緄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瑾應緄旋謂基曰緄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瑾遣司馬張姚王固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瑾兄弟強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瑾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崑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崑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共輔政崑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与崑俱入朝肅与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崑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与天錫俱入禁

中崑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

曰張邕凶逆所行无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乱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先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劔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為大妃郭氏以天錫專政与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林西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謚曰冲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国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襄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翽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湯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

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皆符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適為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符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為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為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明曹總角与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為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為字故景曰大亦肅曰大誠廢大懷為高昌公更立辟女子大豫為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符堅強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茂等遙與晉三公盟誓言獻書大司馬桓温剋六年夏趙高太

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彞嘲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大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仿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衆以仿為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其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為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方人頓金昌城馬達率方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仿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没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无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二年自軌為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

為天錫起宅至以為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常侍左負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因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鷓鴣革鄉音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收窟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敘世逢多難嬰安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

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
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以忠踵武崎嶇僻陋
无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
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甲冑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
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亦為以謹言嬰女顯戮境內
雲擾雖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音亡其衆奉身
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迁江介地絕河濱歸誠晉室美矣張
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既懸遠國亦完富杖順為基蓋天所祐

涼武昭王子士業

武昭王諱曷高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子
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衆
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
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弁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
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
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
縻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縻嘗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
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
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
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敦
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縻
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

晉

一

盛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
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
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為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
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
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慮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宗繇亦
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
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无風雲之志因官
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
遣繇覘嗣繇見嗣喟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
其子士業讓與繇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
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反為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
渠勇又西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
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為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
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

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
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為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
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
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張條為牧府左長史
令狐溢為右長史張林為大府主簿宋繇張謨為從事中郎繇加折衝
將軍謨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為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為武衛將軍晉興
太守紀德瑜為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為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
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驛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
陰亮為西安太守令狐赫為武威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
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揚關廣田
積穀為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寘至是玉至
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
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為序頌以明鑒戒
之義當時文武君寮亦比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觀之大悅

又立泮宮增高門學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
年玄盛改元為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
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
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東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遭蒙塵
於外懸象上分九服下列衣眷言顧之普天同感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
紹命遷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為荒榛之數故太尉西平武公
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
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拍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
位弈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岷嶓遐邇款藩世脩職貢百德之遠揚駁
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
隆先動而中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熒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
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閔
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
餽成凶自我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龍期運將杪四海顛顛懸心象

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
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
以呂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
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弁毗
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勅于天府妾臣无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
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為荆楚
替貞齊桓興邵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
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况今帝居
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
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
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迹風雲苟通實如唇齒臣雖名未結於
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馮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碎以稽大務輒順群
議亡身即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固皆稱元以布時
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无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

異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
慨玄盛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君等豪競起吾以寡德為眾賢所推何嘗
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
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鷄時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
至於向義思風過於般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
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為寧遠將軍建康太
守鎮樂涇徵宋繇為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
遂遷居于酒泉奉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
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幸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逐荷州士
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豈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
汝等粗率旦夕近事數條適意便言不能以此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
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剋已
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

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怒審而後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動省按聽訟詳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踈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事苦禁左右无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无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鄉食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内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為黨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騷騷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為寇讎夕委心旌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无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无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為少經遠如有餘亦无愧於前志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張之母養之其後秃髮傳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張送敬

受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万略地至于建東郡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沮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弥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万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慶之寇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万二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无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万珍貢使无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度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岨臣前路輜糒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良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劔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

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日，盡節竭誠，
墮越為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為行，留部分，輒假臣世
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為臣先驅。又敦
煌郡大衆，躬制御西域，管轄万里，為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為寧朔將
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崑崙，商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
士伍，臣摠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靖續聞。玄盛既遷，酒泉乃敦
勸稼穡，羣寮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
林祭酒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
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菟、白雀、白雉，白雄
皆棲其園，固其羣羊，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又有神光甘
露，連理嘉禾，眾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
遣世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
寮賦詩，而親為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勸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
濟之勲未建，雖外摠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

晉書卷五十一

五

之固，且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
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
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
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
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脩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
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
末，為羣雄所奉，遂啓霸圖。兵无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拍期而成。
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傳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
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卒无。稟玄元而
陶衍，承景靈之冥符。陰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載，以育以
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蔑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
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鷄鳶之籠，赫欽飛鳳于大清。杜
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竒秀木之凌霜。挺脩幹之
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繫榮於常衢。

控雲纏而高驥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
于南崗時弗獲彭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丘衝風沐雨載沉載浮
利害續紛以交錯歡歲循環而相求軋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无
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斯德於園流遂乃去玄臨見應世質羸弱巾於東宮
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謙光崇明并二歲
岷王居說三百辟君希虞夏巨庶夙益張王頹巖梁后墜壑薄風杪莽
以永喪搢紳淪胥而覆溺巨發豐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
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
間而死煙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
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无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
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懔邈靡依而靡非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
罔象悠悠涼道鞠焉无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
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岷嶺以為墉摠奔駟之駭響接摧轅於峻峰
崇崖嶮嶮重嶮万尋玄邃窈窕般石紆嶽峯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

晉書卷五十七

卷五十七

夾路鴟鷂君豈挺非我以為用任至當如影響音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
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
矣時英茂哉惟問哲庶罽網以遠籠豈徒射鈞与斬袂或脫桎而纓蕤或
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拔翹彥於无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
蕩穢想孔明於草廬運玄筭時之罔滯洪操般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
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
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玲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列武建築烏
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鬱風翔而雲萃紹樊韓之遠蹤倅微猷於
召武非釗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軋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
嶠益既湯三江已清穆穆成盈動濟濟隆平御君弄龍而奮雷東弥万載以
飛榮仰遺塵於絕代止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啟路驅長轂而迅征
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其神非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赧赧平
城翼翼上弼志誠奔鯨截彼醜類且灑游塵於當陽拯涼德於已墜間
昌寓之駭乘既且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茲躬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

至微思遺食而忘寐表略韻於紉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
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
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撥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
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卅子猶卿子也善相
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壽
略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
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
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官之西北隗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
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文
感立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
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
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為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卅子譚早卒第二
子士業嗣

涼後主譚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

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為嘉興尊母尹氏為太后以宋繇為武衛
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二府事索仙為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且渠
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衛溫且渠赴之
親勒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眾二萬設伏于蓼泉士業聞引兵還為遜
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
又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艾秋稼而
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為持節都督且渠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
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
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
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
百姓秋悴致災之咎莫此之由主簿范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
人后勤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垂災譴以誡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
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
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

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孝不執晉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成不守梁毗既為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閉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君羊胡創亂遂稱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脩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

輿界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督蠲績以清儉素德為禁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雋脩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芻豆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注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偃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間蒙遜自浩亶來距戰于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為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尋西奔敦煌蒙遜遂入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為烏所殺又有敢

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恰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
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
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鹿麕嶮好
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
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尋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
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
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為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
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為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
等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玄盛以
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具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
中陽勃興負秦龍之構趾景直垂統本吞鷲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
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
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
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剗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
化於邠岐覆篋貫創元天之基疏洎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
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攸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歆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死替遺黎飲德絕壤活惠
積祉不基克昌來裔

八孝友

李密 盛彥 夏方 王良 許孜 庾袞 孫畧

顏含 劉彤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吳達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量以順名功抱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豐豐志劬佳苟思有茲忝之勤循咳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斫流勸銜索與嗟曬風樹以隕心類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脩升以匡化懷履水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承烈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之感明祗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蔣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毛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頰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陷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細素載流塵蠟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遘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駕友于而宣軌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丞丞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交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孝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父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巖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子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

侍湯藥未嘗廢離日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墮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
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
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評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猥
狎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疴羸之極且
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
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般置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
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必於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
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全餘年
臣生當墮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傳詔後劉終

晉傳五十一

二

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
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
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
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
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
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
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盟令
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无中人不歸田明明在上斯語
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立於家二子賜與賜字宗

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
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
求救興因願留為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
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

之彥於坐蒼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動是行取蟻螬炙餒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小中正太康中平

夏方字文正會稽自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礼身長八尺

晉列傳五十八

三

四寸容兒絕異音聲清亮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二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我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詎已敕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耻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去凶斷絕母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

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命以為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死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龍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執旨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音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檐奔赴送喪還會執旨疏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柱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敗孜羸備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巨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非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張腕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

晉列傳五十八

四

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丞丞朝夕奉亡如存雁鳥雉棲其梁檐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祭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无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殼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既往以將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字叔襲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

撫摠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疲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无
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深也初衮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
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
屏先生何恭之過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筓嘗以養母
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衮前妻
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
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藿美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
衮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孰穫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衮乃引其羣子
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旁撿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
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礼无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
其誰乃召鄉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脩不
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亦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
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

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母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衮乃
刈荆莒為簪帶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
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
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翟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
孀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
涕初衮父誡衮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
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衮每拜之嘗與
諸兄過邑人陳隄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獨不拜隄曰子不
拜吾親何衮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
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隄微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
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
於是鄉黨薦之州郡父命察孝廉文奎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
之為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衮服造役之衣杖鋪荷斧不俟
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

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齊王固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女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死無所懼死無所懼死無所懼於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壘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死繕完器滿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救正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戛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敦實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便

異行乎及固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甘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其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蕊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抽與之下山中途目眩務自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非夫袞李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有四子抽蔑澤摺在澤生故名澤因摺生故曰摺蔑後南渡江中與初為侍中蔑生願安成太守

孫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

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孝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
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龍馭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
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无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
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母行乘籃輿
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
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持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
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鄉
里贈遺一无所受親親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
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噐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飢
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
感愧莫復侵犯會執事唐某喜隱居海嶼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博喜第
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濟陽江博
少有高操聞晷字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
司空何充為揚州檄晷為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屬蜀並不就尚書張國

明州士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二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
大斂有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
右哭止使出容貌甚清眼瞳以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
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字弘都琅邪華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
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曹家家人迎喪旌母繞樹而
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藏耳
今當復活慎无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
欲還家不爾葬也旌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
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
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
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拍爪盡傷然氣息其微存亡不分矣飲
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
母妻不能无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

崇重令導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曰病者綿昧生理未
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音不起含二
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
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籍履東帶醫人疏方應須髮蚺膽而尋求備
至无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青衣童子年可十二四持一
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蚺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
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為太傅參軍出補闕陽
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為參軍過江以含為上虞令轉王国郎中丞相
東閣祭酒出為東陽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迁
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
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道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荅曰王師歲
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敝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
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
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

列五十八

八

為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迁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
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
不受于時論者以王道導帝之師傅名位降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
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无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
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
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郊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郊雖姦不至剖人充
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
少正為其眾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箴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
而天乃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勞者龜祖温
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与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荅曰
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五只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
絕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
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斂以為得誠所感也三子髦謙
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声誉

○劉劭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劭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愛思董而不言食不飽旬矣劭怪而問之王言其故劭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劭罪蠻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劭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重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劭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劭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劭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敢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无王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劭就徵劭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馮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无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

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无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恐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劭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劭至孝宜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劭如君父焉及王氏卒劭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劭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一百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劭劭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劭名以散騎常侍徵之劭逃奔鴈門及齊王固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劭曰先王虚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劭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為君稷契為佐故劭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廻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膺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

鹿麕嚴威滋肅那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固奇之轉拜新
興太守明刑旌善其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
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那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譏諫凡人
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
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
色士不脩操行者先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籍躬而濟者亦已百數有
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北州之學那門為盛音以壽終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
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財衣其姑聞而
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扶之
流血延尋份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
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
以身溫彼隆冬盛寒體无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

晉列傳五十八

十

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負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羸
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
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
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
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斬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
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
遂殺之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
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鋪陽若耕鋤
者度常乘舩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鋪
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嚴諸子
為孫恩所害无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嚴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
孔廡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為黃門郎河

間王顥執權引為司馬冲知顥必敗就職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
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
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且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
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接多棘刺恐偷見人
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
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權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
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
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家間尋求果得之客求
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
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為武
城令虞以密通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
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為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鄒令虞監
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
東莞人華挺授虞軍期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

晉列傳五十八

十一

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
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符堅青州刺史符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
拜其母時人以為榮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合龍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
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致
致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
涇縣令司徒王道守引為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
在殯為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之僮使計无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
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
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茫然
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
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
姊没人家琦推有一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
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

玩太尉桓温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為撫軍欽其名行召為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仰德莫能屈也桓温嘗登琦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年八十二卒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飢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妻既存家極貧窶及先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塼壁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傳至素蓄異才流擲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戴昌貞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哀隱居不從其辟行己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鶻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攸少而敏學禮律在三馴雉搏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

晉書列傳五十八

十二

襲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疾疢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全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羣子並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丞丞揮泗涓柏對楫巢鷹為密彥夏庾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摛左言

